

## 虚掩的诗意图



田湘,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三届高研班学员,中国作协会员。著有诗集《城边》《虚掩的门》《放不下》《遇见》以及配乐朗诵诗专辑。作品散见于国内主要诗歌刊物,入选多种诗歌年鉴,曾获《诗歌月刊》年度诗歌奖,公安部金盾文化工程艺术奖,“诗歌·心时代”杰出贡献奖,广西省重点扶持作家,公安部首届签约作家。

我把写诗当作恋爱,因此我写了《蝴蝶蝶》《校花》;我满怀激情迎接高铁时代,又难以割舍老站房的怀旧情结;我对速成的急功近利深恶痛绝,更喜欢沉香、黄花梨,这些经过历练后

## 对世界那天真的吟唱——谈谈田湘的诗歌

田湘是我这些年交往最密切的诗人之一。我们认识的时候,最先是聊红木、沉香,接着才聊到诗歌,不知不觉,这已是多年以前的事情了。但我每次见他,总能感受到他作为一个诗人的率真和热烈。我经常在手机里读他发来的诗作,也经常在酒桌上听他朗诵自己的诗歌,每当这个时候,我就想,这是一个真正的诗人——只有真正的诗人,才会如此自然地把诗歌带到日常生活之中。而我认为,这正是诗歌最富生命力的特征之一:既是精神的私语,也是日用的艺术。

很多人都害怕说出这个事实——诗歌是可以日用的,总是假想诗歌只能活在一个纯洁的精神空间里,这其实是对诗歌的误读。诗歌的发生,缘起于劳动,缘起于感怀,缘起于行走或送别,这就是日用;最初的诗歌,不仅是写生活,它本身就在生活之中。诗歌最辉煌的唐代,诗人并不是躲在书斋里写诗,而是在生活、行动中写诗,他们的写作实践,把诗歌变成了极具大众性的日用的艺术,但这并没有降低诗歌的品质。

因此,我们今天要重建诗歌的尊严,不仅要恢复一种诗歌精神,更要恢复一种诗歌生活。

田湘在任何场合,都不讳言自己是一个诗人。他像许多诗人一样,有真性情,但他的诗歌却和很多诗人不一样。他的诗,和当下一些重要诗人比起来,要简单、朴素得多,似乎谈不上什么复杂的诗艺,也不乏随意、粗糙之作,从观感上说,他的诗真是其貌不扬。而我之所以对他的诗歌怀有浓厚的兴趣,首先是感佩于他的写作状态,他真是接续上了一个重要的诗歌写作的传统:有感而发。他不写所谓的“纸上的诗歌”,不无病呻吟,极其尊重自己的感觉——写作既是对感觉的找寻,也是从感觉出发,用语言为感觉塑形。如果照现代诗歌的标准看,凭感觉写诗已是古老的行为,诗歌也可能会因此而过于直白,而匮乏可以分析和阐释的高深诗意。可是,假若诗歌只是语言的精妙组装,或者只是为了表达精神的迷途结构,而诗人偏偏不愿意直接说出自己的第一感受,诗歌就会因此而变得深沉而重要么?当代诗歌的深奥、晦涩、繁复,已经相当普遍,它对于解析一种精致、复杂的现代经验而言,或许是必要的——一眼就能洞穿一切的时代过去了,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经验极为复杂、缠绕的时代,但我们是否也要为诗歌留存一份简单和直接?

诗歌的核心是情感,而我以为,有感而发依然是表达情感最有价值的方式之一。

正因为一直坚持有感而发的写作习惯,田湘的诗或许才远离当下诗坛的风习,以自己单纯、质朴、有时也直抒胸臆的诗歌语言,观察、分析、阐释、质询,自由表达,也坦率直言。一些诗句,是生活的偶得,一些诗句,是反复吟咏之后的语言提纯,他的诗,有一种古典与现代相结合的风神。

□田湘

“我忽然发现/在我内心深处/有一扇虚掩的门/它从未被打开/也未曾关闭……”当上世纪80年代文学的大潮袭来时,我悄然打开一扇诗歌之门,并为之疯狂。我在大学里创办了文学社,甘愿从数学系降级转入中文系,当然也因创作的小成就得到最好的分配。但随着文学特别是诗歌逐步走向低谷,我的诗歌之门也渐渐关闭,只留下一道虚掩的缝隙。到2004年,我的诗歌之门又重新被打开,短短10年间,创作了500余首诗歌,出版了四部诗集和一个配乐诗朗诵专辑,这是我始料未及的。

我有幸生活在一个文学氛围浓厚的环境中,大学读的是以培养作家出名的河池师专,有一批值得尊重的文学引路导师,并与东西、凡一平等人为校友,一同开启文学生涯。停止写作多年以后,又因他们鼓励与支持,重新叩开我内心深处虚掩的诗歌之门。诗歌于我,就像沈从文说:“我怎样创造生活,生活怎样创造我。”我在创作诗歌的同时,诗歌也在创造我,给我欢喜给我忧,因此我要感谢诗歌。

我不是极具抱负的诗人,不喜欢把诗歌搞得太神秘。我的诗歌与生活从来都是浑然一体的,诗创作就是我日常生活。我不借口工作繁忙和世俗社会缺乏诗意而拒绝写诗。其实生活中时时都有诗意,诗意这扇门一直虚掩着,只要我们有这种创作诗歌的才情、眼光,或者有这种爱好,一推开这扇门,诗意图就会扑面而来。我只反复书写与生活相关的事物,如铁路、警察、沉香、黄花梨、花草、河流等。我不惮于别人称我铁路诗人、警察诗人或者沉香诗人。师友这些命名,或许含有善意的提醒,但我感谢这些命名,乐意被他们深邃的目光洞穿。

我把写诗当作恋爱,因此我写了《蝴蝶蝶》《校花》;我满怀激情迎接高铁时代,又难以割舍老站房的怀旧情结;我对速成的急功近利深恶痛绝,更喜欢沉香、黄花梨,这些经过历练后

给我们带来美丽的事物;我常常逆向思维,在高速路上寻找一条老路,在浮躁中寻找内心的宁静。我一直是网络文学的参与者和推动者。微信时代的到来,为我们发表、阅读优秀诗歌和扩大影响力更是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平台。

每个人都应有所担当,我觉得诗人更应如此。我的诗歌跟铁路,跟快速发展的时代息息相关。我写了很多因时代发展给人类带来的困惑,包括堵车,包括雾霾,包括城市的开发,绿地的减少。时代不断发展、不断进步,但在发展的过程中也付出了极高的代价,带来很多心灵的创痛。这在我的诗中也有体现。像《两条河流》《加法减法》《遇见》等。虽然我已不是年轻人,但我的内心依然想发出声音,尽管微弱,但发出声音的欲望,却不曾间断。

我的诗歌指涉的题材领域纵不敢谈宽泛,也已包括自然、爱情等诸多方面,如《壶口》《戈壁》《十万大山》《木棉花》《瘦月》等。我喜欢从日常生活中发现灵感、发现诗情。值得一提的是,我以黄花梨、沉香为题材写的诗,被认为开辟了诗歌写作的新领域。特别是沉香诗,得到了沉香界和诗歌界的广泛认同,不少沉香店用我的诗做营销广告。我没想到我的诗歌也能给商家带来经济效益,这是让我非常欣慰的。这也是我写诗的一种明确的追求,纵不能一纸风行,也愿自己的诗得到尽量多的传诵。

我不排斥尝试各种风格,叙事诗是我需要填补的一个空白。最近我写下了《雪人》《子弹》等,就有了叙事色彩。诗歌有了故事就会更加丰富,更加耐读,更加给人以视觉冲击。单纯的抒情的确太空白,诗歌里面恰如其分地加入一些细节描写、故事情节,可以大大丰富读者的想象,可读性也就更强。

在诗歌的写作上,我是一个矛盾体,更是一个自我叫板的人。我希望正是因为这种撕裂,我的诗歌可以不断生长。

■印象

## 诗人田湘

□东西

10年前,田湘从柳州调到南宁工作。那时,他已经不写诗了。一个大学时的文学社长,一个曾经把诗歌当作枕头的人,说不写就不写了,就像别人戒酒戒烟,所不同的是他的这个“戒”勿需毅力。

一天晚上,同学聚会聊天,田湘当场背诵《再别康桥》,老实说,在座的都背不全,而田湘却倒背如流,简直是在叫板各位的记忆。当激情从他的手势里淡出,我说你能背一首你自己写的诗吗?他一愣,试图背一首,但每首都只能背一两句,于是摇摇头,说背不到了。我说一个写诗的如果只能背别人的诗,那他就不是合格的诗人。

他被我的这句话呛得几近流鼻血,眼神里分明有“不服气”。几天后的深夜,正在熟睡的我忽然听到手机“叮”地一响,打开短信,原来是是他发来的新诗。看看时间,都凌晨3点了,他还在写,难道是要向我证明他的勤奋吗?后来我才晓得,好多朋友都在这个深夜被他的诗歌惊醒。有几个失眠者叫苦不迭,暗示我提醒他最好别在深夜里发表诗歌。但是我忍住没告诉他,直到写这篇文章之前我都没告诉他,生怕一“告诉”就打乱了他好不容易复活的诗情。我知道他的工作很忙,白天根本没时间写诗,恐怕连想都没时间想,只有夜深人静的时候,他的脑袋才能腾空,心门才能虚掩,灵感才会偷偷地钻入。

必须承认,他是个精力充沛的人,一旦开写,灵感便如滔滔江河,想拦都拦不住。三天两头我的手机里就会收到他的新诗。中秋节写月亮,情人节写爱情,散步写花草,坐火车写窗外风景,同学聚会写校花,工作时候写警察,抬头写白云,低头写蚂蚁……那个时候,我基本上是从他的新诗里了解到他的踪迹,记起那些美妙的节日。读他的新诗,才强烈地意识到在他壮实的身材里,原来还包裹着如此敏锐的触觉,看见的都可入诗,听到的均可成句。我以为写诗需要选材,需要认真思考之后才能下笔,所以,每次写诗我都觉得是一件人生大事,有时半年才整出一首。却不想,这么重的力气活在他这里竟是信手拈来,就像不挑食,胃口好极了。我担心他的牙,更担心他的胃。他竟然把那么多杂乱粗糙的材料加工成诗,也不管自己能不能消化。为此,我跟他探讨。他说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多写,只有多写,才能写好。

马不停蹄地写着,直到有一天,他写出了这样的诗句:“只剩下一把镰刀了/要割掉谁的疼痛”(《瘦月》),“我就这样静静地走在你的城边/怀念那片干净的田园”(《城边》)。我的眼睛一亮,甚至质疑这是田湘的诗吗?再看,确实是他发来的。于是,回了一个“好!”也许,他是他诗歌最残酷的裁判,有时残酷得都可能破坏友谊。当他的短诗被粉丝们或者官员们当作中秋节的祝福,或情人节的礼物纷纷转发的时候,我并没有点赞。因为,那些诗有点

心灵鸡汤,有点似曾相识。大部分时间,我都在给他的诗歌提意见。提完他就改,改完我再提。往往一稿比一稿好,当然也有改得八遍才肯“退市”。其实,每一次在给他的诗歌提意见时,我不是没考虑过他的身份、年龄和脾气,但他从来没有因为这些意见而面露僵硬,这是友谊得以维持的原因。在工作、交友和处世方面,大都是他给我有益的建议,而我能给他意见的仅剩诗歌。他在诗歌方面的谦虚程度,远远超过别的谦虚。

或许,他也曾因为我的意见而有过灰心。一次,我跟他爬山,问他最近写了什么?他说写了一首《加法·减法》觉得不满意。山路漫长,反正闲着也是闲着,我就叫他背出来听听。不听不知道,一听吓一跳,我说好诗呀。他以为我想用夸赞来逼他中午请客,有些不确定。我说为了这首诗,今天中午我请。后来,这首诗真的流传了。写作就是这样,在你用劲的地方不一定挖到金子,但在不经意之处却可能买到“涨停”。

工作之余他爱好诗歌,诗歌之余他曾迷恋红木。我说你把钱都变成木头了。他笑笑,说会升值的。我没跟进,但几年之后,他那些几百块几千块买来的红木笔筒、镇纸、茶壶价钱都翻了10倍以上,随便出手一件就是千首诗歌的稿费。他说我得用红木来养诗。后来他又迷恋沉香,沉香也升值了。别人止于升值,而他偏还要在升值之余发掘诗意。“让我用一百年的光阴/为你绣出飓风的纹路/绣出琥珀金丝/绣出山水、森林、天空的倒影/绣出虎豹在树丛中漫步”。这是他写“黄花梨”的;“被爱/只因为受过伤害/刀砍。雷劈。虫蛀。土埋/在苦难中与微生物结缘/在潮湿阴暗之地/结油/转世/一截木头换骨脱胎/腐朽化为神奇”。这是他写“沉香”的。至今,他最流行的诗歌当数《沉香》,好多沉香店都请书法家抄录,然后装裱挂于店面,以求提升文化品位。一款沉香酒竟把这首诗印于纸盒,每开一瓶,该诗就有可能被人阅读一次。要是放在网上统计,打开便算阅读,那这首印在酒盒上的诗会有多么大的点击量?所以,每每有人称他“沉香诗人”,他的脸庞立马灿烂。

写诗者大都忌讳被划入行业,但田湘从来乐于接受。他是铁路诗人,警察诗人,沉香诗人。他写过许多铁路的诗歌,比如“逆着火车的方向/我感觉树在飞”(《我感觉树在飞》);“火车把大地的影子拖得很长/而我则把黑夜的思念拖得很长”(《火车是个蹩脚的歌手》)。他写过动车,写过秋风里的警花,写过《凶手》:“秋天有颗杀人的心/花朵是逃亡者/果的头颅最先被砍下/然后是叶,现场血迹斑斑/警察赶到发案地/于是决定,捕风捉影”。他的诗跟他的工作和爱好关系紧密。他不是“悬空派”,而是站在地上的特别真实的甚至有点天真的诗人。

乎在等待一个人/轻轻地把门叩开/可直到青春逝去/那扇门依然虚掩着/那个叩门的人依然没有出现

## ——《虚掩的门》

田湘习惯思索生活的两面,加法与减法,打开与虚掩,快与慢,他相信生活的另一种品质总有一天会出现,所以,他的诗歌精神并不阴郁,相反,他能给人以信心,因为他一直相信生活中还有值得守护、值得为之献身的事物。他感伤,但不绝望。他能在“小草”身上看见“微笑”,能在“河流”里听见“唱歌”的声音,他珍重一切生活中细小、柔软的碎片,而这些碎片,更像是他的心灵穿越各种眼泪、苦难之后一点点积攒下来的,明亮,坚韧,充满暖意。他反思现代文明的各种症候,但也相信生命的本然、世界的本然终究可以为人类的生存敞开新的道路。

而像这样的诗,更是把他对世界、生存的感悟内在成了一种哲学般的思绪:

哪怕你读书万卷/也无法阅尽/他醉卧秋风的/无限情绪

## ——《秋风醉》

江南的庭院很深,白墙黑瓦/住着前朝的商人,富可敌国/却也敌不过,一场雨/雨在秋天打开了菊花/走出瘦瘦的美人/美人送来窒息的一吻/雨便不停地哭泣/菊花就掉了头颅

## ——《在雨中复活一朵菊花》

在这些诗里,田湘不再是直白地感怀,而是把情绪藏得很深,他是用一种感性的方式思索,但这样的思索,因为诉诸于形象,而更富诗的品质。他的诗,既是对世界的直觉,也是对一种事物与生活的沉思;他有诗人的豪放与旷达,也有一个思索者的警觉;尤其是他对生命与世界那天真而偏执的看法,更是构成了他诗歌中独特的精神底色。

诗歌中的田湘,饱满、激扬、大步前进,但他同时也抗争、内省、反诘、默想。他相信生命的价值、人的意义,相信活着的尊严不可冒犯,看到生之喜悦,也看到死之悲哀——那种生命的热烈与凉意,构成了他诗歌的内核,所以,他的诗,既沉重又轻盈,既复杂又简单,背后贯注的是一种他灵魂的寻找,对人生的觉悟。

我知道,这些年田湘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写作状态,即便一次漫步、一次茶饮,也会诗兴大发。他有感而发,他创造物象,他思索生命,这是我在他的诗歌中读到的最重要的三个特征,为此,他把诗歌还原成了人类生命的吟唱,而不仅是个人的窃窃私语。那些被他用诗歌大声说出来的事实或思绪,我总觉得,更像是我们平庸生活中残存的精神奇迹。

## 本专刊与鲁迅文学院合作